



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慶聲控旁郡人心震  
懾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  
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仁  
兩之率也工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  
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  
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  
多希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  
不以職間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  
起不滿歲以繼母憂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  
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至夕整襟正臥而卒

### 機謀

能以機變有謀者

晉荀息師師師道伐據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官  
之奇存焉對曰官之奇之為人也儒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  
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真為不道入自顛  
軫伐鄭三門羹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  
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  
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

陽事見左傳  
信公二年

陽處父智殺子上 說苑春秋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軍陽處父  
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泝而從子上上却因  
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

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叔向詐書殺莨弘 說苑春秋

叔向之殺莨弘也數見莨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莨弘謂叔向曰  
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  
莨弘也乃殺之

叔向謀城壺丘救楚公子 說苑春秋

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  
曰何不城壺丘秦楚車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香  
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  
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子胥間言敗楚 吳越春秋

吳王問陳孫武伍子胥曰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

越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

大夫種請釋詎吳 吳越春秋

越王問大夫種曰今欲復謀吳奈何種曰君子自陳越國微鄙  
年穀不登願王請糴以全其意天若棄吳必許王矣越乃使人  
夫種使吳因宰嚭求見吳王辭曰越國遠水旱不調年穀不  
登人民飢乏道莽飢餒願從大王請糴來歲即後大倉惟大王  
救其窮窘吳王曰越王信誠守道不悖二心今窮歸懇吾豈愛  
福賄寶奪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非吳有越越必有吳吉往則  
凶來是養主寇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為親不與不成寃且越  
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有修飾攻戰以伺吾間觀越王之使  
使來請糴者非國貧民困而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王間也吳

王不聽

任章勸桓子與地以驕敵 戰國策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乎桓子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皋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孫臏滅龐以示怯 戰國策

龐涓與龐涓根學兵法洎為魏將自以為能不及龐乃陰使

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竊者以齊後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流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中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廢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

魏軍大亂相失靡消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堅子之名  
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

史舍謀鄭不廢公叔戰國策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  
交也今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  
叔怒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  
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  
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為  
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  
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  
無益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  
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

不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益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

薛公視珥勸立夫人戰國策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  
美其一明目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

田臣思謀取燕國戰國策

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  
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  
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王曰  
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遷  
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蘇代謀用子之以亂燕 戰國策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宣王復用蘇代蘇會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及堯而以啓為不足從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其實今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

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國收印自三百里石更而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願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閔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童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段干綸救魏 戰國策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圍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勿救則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對曰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邯鄲拔而承魏之敝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甘茂勸秦王聽弱者 戰國策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其弱者來使者則王必聽之然則懦弱者用而健者不用若王因

楚臣勸張儀殺靳尚 戰國策

張儀出張儀恐其敗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儀曰以張儀之智而亦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儀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儀果大重

司馬喜致中山君疑弘 戰國策

司馬喜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

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臣然罪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  
為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張良躡足前漢

韓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為  
假王以鎮之其執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  
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  
困於此且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僕  
王足因附耳語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吾  
七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  
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

陳湯矯制破虜

刑漢

漢王于公上書求使外國二遣西域副效尉與甘延壽俱出

漢使谷吉等入知負漢又聞呼韓邪其意遂歸  
漢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之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湯與延  
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今到支單于威名遠聞且其人剽悍好  
戰必為西域患如發屯田更士歐從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  
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猶  
與不聽會其父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  
田更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  
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胡合四萬餘人即  
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兩道俱進未至單于城三十里止營單  
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既願歸計疆漢  
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



迎使數往來相谷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  
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  
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  
明日前至郅支城都灑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  
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  
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聞來百  
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  
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  
有所守穿漸塞門戶鹵楠為前戰弩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樓  
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八外人  
新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單于乃披甲在樓上  
射人射人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

單于下騎得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  
四面火起更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漢長四面推鹵楠  
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  
單于被創死斬單于首傳漢使節二及谷吉等以齋帛書諸國  
獲以異得者凡斬關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  
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子城郭諸國既發十五王還元帝  
封延壽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五各千戶加賜黃金百斤  
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

班超斬使後策

班超為蘭臺令史坐事免顯宗時竇固以超為假司馬將兵擊  
匈奴有功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  
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使疎鮮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

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其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  
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  
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  
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  
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  
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  
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  
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城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  
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  
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  
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  
入超大呼入營持火燒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

超手殺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二十餘眾  
鄯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  
超子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  
王廣以虜使首示之

曹操問敵書

馬超韓遂叛曹操自將征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  
請割地求送任子操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相見操與遂  
交同舉孝廉又與遂同持檄筆於是交惡語移時不及軍事但  
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  
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黠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  
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  
破之

曹操歸首深歲魏書

曹操為討袁譚時出渠水凍使民推水以通船民憚役而亡令不得降項之亡民有諷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歲無為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

司馬懿養士晉書

司馬懿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長子師潛畫司馬昭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障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初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眾莫知所出也

衛瓘殺郤艾晉書

衛瓘字伯玉魏元帝時為廷尉卿郤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欲殺瓘

時會與瓘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瓘殺艾未嘗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瓘自以東會殺艾懼為變艾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杰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灌遺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田之辱矣

穆之密疏南史

穆之字道和為宋武帝劉裕記室錄事參軍時揚州刺史王始遣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刺史或欲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僕射孟昶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偽如廁即密疏言沈語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之曰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為守蕃將邪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

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  
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謚事出權道今若復佗授便應受制於  
人一失於權無由可得公功高勲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  
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能越公更授餘入帝從其言由是  
入輔

侯深臨機設變九中

侯深仕魏莊帝為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叛也據  
薊城榮令深討樓配眾甚少或以為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  
所長若總大眾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擊數百  
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馮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虜其  
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伏縱令入城左右諫深曰我兵少不可  
力戰勇須為計以離陷之深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樓中

高歡謀集流兵北史

初長廣王曄建明年初葛榮眾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  
陰謀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酋草竊不止余朱兆  
患之問計於高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  
私使統馬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  
拔允時在坐請歡歡拳歐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歟輩伏  
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  
之此以歡為誠遂以委馬歡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責出宣言  
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達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  
門者絳中袍自稱梗楊暉等願爾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  
州市搤殺人者乃署為親信兵士素惡兆而樂歡於是莫不皆

至

高歡詭計北史

高歡魏長廣王建明元年封高歡為平陽郡王歡使劉貴請朱兆以并肆頻歲霜早降戶極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况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為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譖紹宗與歡舊隙兆乃禁紹宗而催歡發歡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朱榮妻鄉郡長公主自滏陽來馬三四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馬紹宗曰中物也於是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隔水河內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

追今渡河而死不解此眾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河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稱謂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拔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為兄弟

椿勝盡殺朱兆北史

斛斯椿魏孝莊帝時為陽曲縣公及節閔帝立以朱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隆以正道世隆不悅欲害椿賴朱兆救得免及世隆度律與兆自相疑椿與賀拔勝知之兆執椿勝還營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朱兆吾等附之二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今俱禽為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齊神武及韓陵之敗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朱兆我等死無

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介  
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孫承業顯智等襲世隆彦  
伯兄弟並斬於閭闔門外椿入洛縣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  
父出見謂曰汝與余朱約為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  
愧負天地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神武及神  
武入洛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為  
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人害之不祥比數  
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  
止

劉昉姦數北史

劉昉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  
位後使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位小御正與御正中大

昉見親信及帝不念召昉及之儀俱入則昉屬  
大曆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又素奇隋文帝時文帝以  
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帝輔政帝固讓不敢當  
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帝乃從之及帝為丞  
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帝同帳而坐昉  
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夫主先帝之弟時望所歸  
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擾王且歸弟待事寧  
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以為信然  
遂從之文帝以昉有定策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

敬瑭勸明帝速行五代史

後唐莊宗時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明宗初欲自  
歸于天子明已所以不反者石敬瑭獻計曰豈有軍變於外上

將獨無事者乎且猶豫者兵家大忌不知速行願得騎兵三百先攻汴州夷門天下之要害也得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驍騎三百渡黎陽為前鋒明宗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不得入而兵皆潰去莊宗西還明宗以敬瑭為先鋒趣汜水且收其散卒莊宗遇弒明宗入立拜敬瑭保義軍節度使

徐溫召渥 五代史

揚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為宣州觀察使右衙指揮使徐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

急取道見溫使乃行

趙普悟帝意 宋史

趙普仕太祖為宰相太宗時領武勝軍節度使出鎮鄧州時普高錫趙鎔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太宗召問普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辭甚切至太宗感悟召見慰諭俄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先是秦王廷美班在宰相上至是以普勳舊再登元輔表乞居其下從之及涪陵事敗多遜南遷皆普之力也

君萬詐獵斬首 宋史

宋神宗時王君萬以殿侍為秦鳳指使王韶開邊青唐大酋俞龍珂歸國獨別羌星羅結不從經畧使韓頴期諸將一月取之君萬詐為獵者逐禽至其居稍相親狎與同獵乘間搗之墜馬

斬首馳歸以獻

石抹襲金 元史

石抹也先勇力過人善騎射多智略元太祖起朔方命從太師國王木華黎取東京師過臨潢次高州木華黎令也先率千騎為先鋒也先曰兵貴奇勝何以多為謀知金人新易東京留守將至也先獨與數騎邀而殺之懷其所受誥命至東京謂守門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據府中問吏列兵於城何謂吏以邊備對也先曰吾自朝廷來中外晏然柰何欲陳兵以動搖人心乎即命撤守備曰寇至在我無勞爾輩是夜下令易置其將佐部伍三日水華黎至入東京不費一矢得地數千里戶十萬八千兵十萬器械山積降守臣寅荅虎等四十七人定城邑五十二人人盡其根木之地始議遷河南歲乙亥移師圍

水下及地破者之也先曰王師極人水火據既降而復

### 機變

臨事機而能應變者

張丑脫燕戰國策

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牙  
王不我信今子且殺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  
當殺子刺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  
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救之

陳平刺船 前漢

陳平初事項羽為羽擊破拜為都尉賜金二十鎰漢攻下



願欲誅定殷者平懼乃封其金與楚使歸羽而身間行杖劫  
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王  
目之欲殺平平心恐通解衣藏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更止

王霸詭言水合後漢

王霸從光武在薊時光武令王霸至市中募人以擊王郎市人  
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而歸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  
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澤屯河侯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  
可濟衆大懼光武令霸往視霸恐驚衆欲前阻水還即詭曰  
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侯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  
水合未畢數騎而水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  
霸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佑雖武王白魚之靈亦不能及也  
霸曰王霸雖以濟事殆天瑞也

朱暉給壁

朱暉南陽宛人也為郡吏漢東平王蒼聞其賢而辟之甚禮  
焉正旦蒼當入賀故事府給壁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傲  
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壁不可得辭請掾屬曰君之何  
暉望見少府主簿即往給之曰我數聞壁而求之不見試請觀之  
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於蒼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  
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心壁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  
孰與蘭相如帝聞而止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以暉為衛士  
令

備失七著魏書

曹操嘗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  
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著時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

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於此也

賈詡假甥 魏書

賈詡字文和少時人莫知曹操時唯漢陽關忠謂詡有良平之奇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人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耳

曹操望梅止渴 事文類聚

魏太祖操與軍士失道大渴而無水遂令曰前有梅林結子甘酸可以止渴士卒聞之皆口中出水遂得及泉源

虞翻不查孫策之喪 吳書

孫策為高林長孫策與諸長吏並飲以起夜謂曰

此山民或有姦變必致不虞因留制服於此

宋興策馬 晉書

晉先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也嗣位琅邪王叔父東安王繇為成都王頊所害帝懼潛出頊先令諸將得貴人帝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興後乘以策鞭辛馬而哭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

王導制國用 晉書

王導字茂弘晉成帝時為大司馬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虛雖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者導於是士人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



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  
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  
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  
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  
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以以為伏兵發因大潰縱擊破之

狄仁傑給廩縱盜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高宗時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  
擊盜黨窮訊而餘曹紆紆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為忠乃  
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  
宜

顏真卿斬子光以安眾唐書

顏真卿字清臣仕唐玄宗為平原太守時賊破東郡遣子光

其首甘非是乃斬子光然三首它日結為縹緲歟而祭為位  
吳之

李松偽書安報五代史

李松幼聰敏能文章唐睿宗時為鎮州參軍魏州安與郭崇  
韜伐蜀以松掌書記既破蜀蜀皇太后聽說者言陰遣人之蜀教  
松安殺崇韜人情不安松入見繼安曰王何為作此危事今遠  
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搖人情若召亂也繼安  
曰吾亦晦之奈何松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  
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

侯摯全師以還金史

侯摯字莘卿義宗天興元年為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東路

尚書省事以軍三千護送就舟張家渡行至封丘敵兵覺不能  
進諸將卒謀倒戈南奔留戰衛軍擊知其謀遂下馬坐語諸  
將曰敵兵環視進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寧死於汝曹之手  
不忍為亂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諸將諾而止得全師以還聞  
者壯之

盧柔書翰隨機報答

事文類聚

後周中書監盧柔太祖引為行臺即對掌機密時汝穎之間多  
舉義來附書翰往返日餘百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

乘崖下馬三呼

事文類聚

乘崖宋太祖時守城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  
開門出外遂高呼者三乘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  
乘崖孫婿也嘗以此事告孫婿

中神宗時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  
乘崖再而不及鎮兵活以為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  
今不灼君是且召亂乃藏救書而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開  
報之曰此右府須行之先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服  
請者皆得專之

趙葵一言定將士宋史

趙葵字南仲父方寧宗時為京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與諸將  
偕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  
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為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  
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  
警

伯勝決水元史

王伯勝為世祖所親幸命宿衛年十一廣額巨鼻狀貌屹然至元二十五年從征乃顏以功授朝列大夫拱衛直都指揮使衛卒多市井無賴寘名宿衛及伯勝為指揮使乃盡募良家子易之五年扈從上都天久雨夜聞城西北有聲如戰擊然伯勝率衛卒百人出視之乃大水暴至立具畚鍤集土石擄芻以塞門分決壕隍以泄其勢至旦始定而民弗知丞相完澤以聞帝嘉之

### 權宜

從權行事合時宜者

宋均矯制後漢

東漢中叔孫漢光武時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於使均受命發江夏齊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歿會大

漢將軍馬援奉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聞之得援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瘧疔疾死者大半均中道不食乃與諸將議曰今寇遠士病可以戰欲權系諸將之命何如諸將皆伏也莫敢應均曰大忠小竟存可以安國家壽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漢軍均知守漢法詔書曰均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擊夷震怖山其大帥降均賊營散其眾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効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即賜以金帛令還家上家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

陶侃運船討賊晉書

陶侃字士行元帝時為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陳恢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土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皆破

蕭贖溢城守備南史

宋順帝立徵晉熙王燮為撫軍揚州刺史以蕭贖為左衛將軍  
輔燮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贖以中流可以待敵即  
據溢口城為戰守備高帝聞之曰此真我子也於溢城掘壘得  
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于時城內乏水欲引水入城始鑿城內  
遇伏泉涌出如此者九處用之不竭

仲元擅除解圍金史

完顏仲元宣宗元光元年知鳳翔府事鳳翔被圍左監軍石盞  
合喜來濟軍仲元讓合喜總兵事合喜曰公素得眾心不必以  
官位見讓仲元請身先士卒諭諸將士曰凡有奇功者即承制  
起權及危急乃解注四品以下顏盞蝦蟆力戰功最顯授通遠  
軍節度使圍解奏請擅除拜之罪宣宗嘉其功皆許之

此敵者諱為漢後最稱名將云

安石餉兵

安石字守志仁宗時官軍西征時遣縣令佐督餉安石謂文  
更畏怯武人邀功乃但取敢行者申約束以防眾潰曰事不殊  
警俟其犯而誅之是罔民也王中止帥東師而西報安石持四  
十日糧而師駐白草平彌月安石深念曰吾賴兵益久而秦甲  
未至儻不足於食將以乏軍興罪我即擅發民再餉乃以閔李  
舞舉劾其專詔置獄於路安石自麟州會逮俄而他路餽糧多  
不繼神宗察其無罪赦之

劉正造符元史

劉正字清卿元世祖至元五年辟中書掾十四年分省上都會  
議王昔里吉叛至居庸關守者告前有警急使姑浪正曰職當

進而弗往後至者為怯矣馳出關至上都邊將請黃白金符充  
職賞主者告之中書檄工部造給之後帝以為欺罔欲詰治正  
曰軍賞貴速先造符印而後稟命豈不可乎帝釋之

天璋聽民南徙元史

卜天璋字君璋幼穎悟長負直氣讀書史識成敗大體世祖至  
元中為南京府史時河北饑民數萬人集河上欲南徙有詔令  
民復業勿渡衆洶洶不肯遷天璋慮其生變勸總管張國寶  
其渡國寶從之遂以無事

### 權謀

任權數善謀略者

魏舒收敵左傳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

本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前吳之變人不肯即卒  
以衛為五陳以相離於前伍於後或為右角參為左角  
為前扣以誘之使人笑之未使而薄之大敗之

夫際王大敗吳越春秋

魯昭公二十八年立吳王闔閭伐楚楚一師陣於柏舉闔閭之  
弟夫際長起請於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恩其臣下莫有死  
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際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  
謂此也遂以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大敗走奔鄭楚師大亂吳師  
乘之遂破楚眾

孝公悅鞅強國之術史記

衛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備繆公之業東復侵



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  
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安入  
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關  
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肯綮而孝  
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  
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  
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  
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邾之前於席也語  
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  
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父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  
身名天下安能邑已持數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禮國  
之術名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衛鞅勸公獨斷史記

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者固見非於世有從知之慮者必見  
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然而可與  
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  
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

衛鞅伏甲襲印史記

秦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  
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  
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  
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  
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

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宋兵助梁無怨於趙 戰國策

梁惠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經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恐危杜繆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返歸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惠施為魏謀齊戰國策

齊威王於馬陵大勝魏殺魏惠王太子甲子而後齊威王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不與天下爭常知計今王所以吉也者魏之度而遠於計王固多矣然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則無事戰之則王又欲悉起而攻齊以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同變既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國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後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

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蘇秦辱儀而陰奉給史記

張儀與蘇秦俱學於鬼谷先生蘇秦已說趙武靈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然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蘇秦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蘇秦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

蘇秦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駟車馬使人聘蘇秦蘇秦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較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也蘇君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能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

張儀求去秦之梁史記

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柰何對曰為秦社稷計

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  
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而  
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  
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藉此王業也  
秦王以為然乃具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

惠施致楚王郊迎戰國策

魏哀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  
楚王聞之施因令之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  
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犀首激厲義渠君史記

犀首名衍姓公孫氏魏哀公特為相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義  
復相秦嘗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過秦

曰中國無事秦得燒燬於社若之國有事秦亦輕使重事秦  
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於澤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國也  
也不如賂之以輕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緡婦女百人遺  
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  
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  
相印為約長

樓緩勸魏交制秦楚戰國策

魏昭王欲與魏哀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  
交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

應侯勸秦用金鉞從戰國策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  
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

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  
投之一骨競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睢載音樂予  
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  
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  
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睢行  
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尉繚說秦用間亂其謀史記

秦始皇十年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  
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晉王之  
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  
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

曹操列騎懼賊 魏書

曹操時為丞相馬超請逐操操督兵討之追及超於  
興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動為不行焉以為  
防過公然之賊將見公於馬上拜秦胡觀者皆後重公笑  
謂賊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百兩口山多智耳胡  
前後大觀又曰鐵騎五千為十重陣精光耀日賊益震懼

顧榮謀平陳敏 晉書

顧榮惠帝時見洛陽兵亂遂還吳屬廣陵相陳敏反據數州假  
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榮說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將軍帶甲數  
萬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引諸豪委  
任之仍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和於卓曰若江  
東可濟當共成之敏既常才政令反覆其敗必矣事敗之日使

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  
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乃與周玘紀瞻同謀起兵攻敏榮  
發橋斂丹南岸敏率萬人出不得濟榮麾以羽扇其眾潰散亂  
卒平敏

溫嶠推獎錢鳳 晉書

溫嶠有棟梁之任元帝親倚之甚為王敦所忌因請為左司馬  
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數諫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為  
設敬綜其府事于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  
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  
會丹楊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  
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問嶠誰可作者嶠曰錢鳳可  
鳳亦推嶠為辭之敦不悅表補鳳丹陽尹嶠猶

之錢鳳因敦錢鳳起行酒之真前鳳未及飲嶠曰為  
鳳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取不飲錢鳳為

醉兩釋之

朱序唱收 晉書

朱序孝武帝時守襄陽城後人許堅堅南侵謝石率眾拒之  
堅大兵尚在項先遣序說石稱已與成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  
之眾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命擊之可以待志於是石選勇士  
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眾小却序時在軍後唱云堅敗眾遂大  
奔序乃得歸晉

敬兒襲彼之 南史

張敬兒仕宋明帝為雍州刺史及蒼梧王昱廢敬兒疑沈攸之  
當因此起兵遂密問其迹攸之後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為

備繼而彼之又遣使報敬兒勞接周至為設食訖列仗於聽事  
前斬之集部曲言當襲江陵就遣告變使至大尉蕭道成大喜  
進號鎮軍將軍改督彼之至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見殺敬兒至  
江陵誅彼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千萬彼之於湯渚村自經死  
居人送首荆川敬兒乃送建鄴進爵為公

裴矩請殺宇文公主 北史

裴矩字弘大隋文帝時以功賜爵聞喜縣公為內史侍郎時突  
厥強盛都監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女由是數為邊患後  
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監願  
宇文上從之意如其言公主見殺

謀斷 有謀略而能果斷者

子貢識得善斷 史記

子貢之智見晉定公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  
謀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  
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柰何子貢曰備兵  
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  
陵大敗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舉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  
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  
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  
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

館豎子止卞莊刺虎 史記

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  
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古

莊子以為然立項之有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

主父偃誓直言 史記

武帝時或說主父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曹操善用兵法 魏書

曹操獻帝時為丞相因馬超等叛屯潼關操會戰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韓遂馬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而後北渡河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河未可渡吾故成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也

之勝之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  
滑為警聖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  
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  
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  
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荅曰關中長遠若賊  
各依儉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計來集其眾雖多莫相  
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是以喜

傅巽策勸劉琮降操 魏書

劉表卒曹操軍至蒯越韓嵩傅巽等說琮歸操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



國家其執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

啖青廢衛平立苻登 晉書

前秦苻丕時相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賊長不可沉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為入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將青為諸軍決之眾以為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徒其

有登雖王室疎屬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成大業

張邵斷檀柅不動 南史

張邵字茂宗宋帝以邵為錄事參軍轉號中軍遷諮議參軍領記室青州刺史檀柅鎮廣陵軒率眾至柅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慮其為變議欲遣軍邵曰檀詔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必無患也柅果不動

宗雄料城必克 金史

宗雄金之宗室也太祖時授世襲千戶西京既降復叛時糧餉垂盡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之則降者離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矣乃立重賞以激士心既而夜中

有火大有斗墜于城中宗雄曰此城破之象也及克西京賜宗  
雄黃金百兩衣十襲及奴婢等

李懷忠論地利宋史

李懷忠太祖掌禁兵時隸帳下為散部頭開寶中從太祖征晉  
陽累月未下會盛昱有欲班師以休息士卒懷忠謂賊嬰孤城內  
無儲峙外無援兵其勢危困若急攻之破在旦夕臣願奮銳為  
士卒先會太執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力疾戰益奮還授日騎左  
右廂都指揮使上幸西京愛其地形勢得天下中正有留都之  
意懷忠乘間進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林  
數十萬人仰給於此怒滅重兵皆在焉根本安固已久一旦  
遷徙臣實未見其利上嘉納之

曹翰知勇無雙宋史

曹翰知勇無雙宋史  
翰字觀察使判潁州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  
城東南面都部署與彥彥進李漢瓊劉遇三節度分部攻城  
翰東北而劉遇攻西北與劉繼元直城尤險固遇欲與翰易  
處翰言觀察使班次下當部東北遇堅欲易之數日不決上慮  
諸將不協遣諭翰曰卿智勇無雙西北面非卿不能當也翰乃  
奉詔築土山瞰城中數日而就繼元甚恐軍中乏水城西十餘  
里谷中有娘子廟翰往禱之穿渠得水人馬以給又從征幽州  
率所部攻城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  
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按之象况蟹者解也其班  
師乎已而果驗

寇準斷定歲弊罷兵宋史

寇準字平仲宋真宗景德元年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帝

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  
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  
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

寇準請親征 宋史

契丹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  
聞真宗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  
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  
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  
方畧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叅知政事王欽若  
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  
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  
欲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

以文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義矣奈何棄廟社而  
走也所在人心崩潰東奔西入大不可復保也遂請帝幸  
州及至南城賊兵大為眾計駐蹕以視軍勢準固請曰陛下  
不過河則人心自固矣寇準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  
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隆石侁皆分大陸以扼其左右肘  
四方征鎮起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寇準力爭之不決  
出過高瓊於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  
人願効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  
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  
還即麾衛士進轎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  
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益以軍事委準  
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

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揚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捷覽出督戰時威虎軍頭張瓌守床子弩弩撼機發矢中捷覽額捷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其欲羈縻不絕而已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

沈括斬叛宋史

沈括字存中知延州至鎮威聲雄他府詔神宗事機軍政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時种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發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師得奔者數十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為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也及暮塞外八百里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接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斬以徇經數日神宗使內侍劉惟簡來詰叛者共以對

太祖克破乃蠻元史

乃蠻部長太陽罕心忌太祖之能遣使謀於白達達部主阿剌忽思曰吾聞東方有稱帝者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邪君能益吾右翼吾將奪其弧矢也阿剌忽思即以此謀報帝居無何舉部來歸歲甲子太祖大會於帖麥該川議伐乃蠻群臣以方春馬瘦宜俟秋高為言皇弟斡赤斤曰事所當為斷之在早何可也馬瘦為辭別里古台亦曰乃蠻欲奪我弧矢是小我也我輩義當同死彼恃其國大而言諂苟乘其不備而攻之功當可成也帝悅曰以此衆戰何憂不勝遂進兵伐乃蠻駐兵於建武該

山先遣虎必來折別二人為前鋒太陽罕至自按臺營於沉海  
山與蔑里乞部長脫脫克烈部長阿憐太石猥刺部長忽都花  
別吉登禿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合兵勢頗盛時我  
隊中畜馬有驚入乃變營中者太陽罕見之與眾謀曰蒙古之  
馬瘦弱如此今當誘其深入然後戰而擒之其將火力連八赤  
對曰先王戰伐勇進不問馬尾人背不使敵人見之今為此遷  
延之許得非心中有所懼乎苟懼之何不令后妃來統軍也太  
陽罕怒即躍馬索戰帝以哈散兒主中軍時札木合從太陽罕  
來見帝軍容整肅謂左右曰乃蠻初舉兵視蒙古軍若靴襪羔  
兒意謂蹄皮亦不留今吾觀其氣勢殆非往時矣遂引所部兵  
遁去是日帝興乃蠻軍大戰至晡禽殺太陽罕諸部軍一  
潰走絕險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餘眾悉降

希尹擊賊元中

與敵希尹與款世英少子也中統三年李璫叛濟兩世祖命志  
補史天澤討之希尹謁天澤面陳利害願擊賊自効試其騎射  
壯之命充真定路行軍千戶與賊戰矢無虛發賊敗走入城中  
諸王哈必赤賞銀五千兩希尹請築外城圍之深溝高壘俟其  
糧絕不戰而坐待其困天澤從之壇既就擒

李庭導賊元史

李庭小字勞山世祖至元六年以材武選隸軍籍權管軍千戶  
繼以父歿歸益都召拜中書左丞司農卿不赴二十四年宗王  
乃顏叛驛召至上都統諸衛漢軍從世祖親征塔不台全家奴  
來拒戰衆號十萬帝親麾諸軍圍之庭調阿速軍繼進派矢中  
曾貫脅裹創復戰帝遣止之乃已令軍中備百弩俟敵列陣百

弩齊發乃不復出帝問庭彼今夜當何如庭奏必遁去乃引壯士十人持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相殺潰散帝問何以知之庭曰其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在後是以知其將遁帝大喜賜以金鞍良馬庭奏若得漢軍二萬從臣便宜用之乃顏可擒也帝難之命與月兒魯蒙古軍並進遂縛乃顏以獻

### 智謀

能用智計謀度事者

啓疆給魯還弓左傳

魯昭公七年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而悔之遂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魯之好此久矣曩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

魯昭公二十一年

齊師宋師敗吳師于

齊師宋師敗吳師于... 華氏于新里

齊景公聽晏子智殺三士春秋

齊景公有勇士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恃功恣行公患之晏子  
勸景公餽之二桃曰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持楯而再搏乳虎  
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杖兵而禦三軍者再可以食  
桃古冶子曰吾嘗濟河鼉衝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  
順流九里得鼉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桃契頰  
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頰而死

子貢陰折田常史記

齊簡公時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  
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  
王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  
子貢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

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虜而不仁大臣偽而  
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  
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  
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  
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  
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  
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  
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誅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  
以成大事註夫天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  
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  
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  
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

馮睢智殺宮他 戰國策

官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  
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使人操金與書間遺他  
曰告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  
死因使人告東周之侯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侯得而獻東  
周東周立殺他

趙奢用許歷之謀 史記

廉頗趙之良將也秦伐韓軍於闕與趙惠文王召廉頗而問曰  
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  
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  
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今軍中曰  
以重賞募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塵

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清野入日不  
行復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  
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  
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闕與五十  
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  
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  
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  
趙奢曰胥後令邯鄲邯鄲曰當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  
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  
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

田單以鐵籠得脫 史記

田單齊湣王時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得



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轆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

子房勸漢王分地滅楚 新序

漢高祖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奈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難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溥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使者告韓信曰并力擊楚楚已破自陳以東溥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與魯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為先

彭越自梁至諸侯來會遂破楚軍于垓下追項王於淮津二君之功張子房之謀也

陳平傀儡給關氏 事文類聚

陳平漢高祖七年為魏軍中尉封戶牖侯從帝鉅匈奴至平城為匈奴所圍其城一面關氏頭妻關氏兵強於一面陳平訪知關氏妬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間關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滅冒頓必納遂退軍史家但云秘計歸其策下耳後翻為戲其引歌舞者白郭郎髡髮善譚笑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

董昭作檄斬賊 魏書

董昭字公仁獻帝時舉孝廉除襄陶長柏人令袁紹以為參軍事紹送公孫瓚於界橋瓚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強皆欲屬瓚紹聞之使紹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

消眾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  
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  
民昭至郡偽作紹徽告郡云得賊羅侯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  
賊故孝庶孫伉等為應徽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  
按徽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  
紹紹稱善

文聘使孫權致疑而去 魏書

文聘字仲業漢獻帝時曹操以聘為江夏太守時孫權嘗自將  
數萬眾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  
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勅城中人使不  
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志  
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

不敢攻而去

荀彧設備斬叛 魏書

彧字文若獻帝時從曹操為司馬操征陶謙任殘留事會  
彧官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彧乃使劉琦告彧曰呂將  
軍來助荀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眾疑感彧知彧為亂即  
勸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操  
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彧官通謀惇至其夜誅  
謀叛者數十人眾乃定

張特緩師全城 魏書

張特字子產魏齊王芳時領牙門給事諸葛誕不以為能也  
欲遣還護軍會母丘險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  
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眾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

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為信乃授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項之於是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關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

吳人設疑城退敵 吳書

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于江東東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其疑城之疑退軍

張羨設詐斬賊蜀書

蜀先主定蜀召為從事後主建興五年丞相諸葛亮北出漢中廣漢縣竹山賊張慕等鈔掠軍資劫略吏民羨以郡將兵討之疑度其烏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慕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

李恢給蠻破敵蜀書

李恢字德昂仕先主領交州刺史先主薨高定恠睚於越雋雍闍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被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其聲息給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又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

信之故圍守愈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繁江東  
接犂犛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

諸葛亮伏兵退魏蜀書

諸葛亮蜀後主時為丞相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  
守城晉司馬懿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  
六十里所偵候白懿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垂至已  
與相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  
懿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葢幔又  
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  
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  
懿謂吾怯將有疆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

賀齊白梏擊賊吳書

賀齊將軍賀齊討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言禁力  
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遠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恩乃  
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鐵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  
則不可禁彼必是禁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  
勁木白梏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梏彼山賊恃其有  
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梏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  
擊殺萬計

賀齊緣險破賊吳書

賀齊孫權時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黠歛時武彊葉鄉東陽豐  
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歛賊師金奇萬戶屯  
安動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黠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  
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千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楮賊臨高下

石不可得攻軍往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  
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緣道  
夜令潛上乃多懸布以援下人得亡百數十人四面流布俱鳴  
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各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  
惑亂不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眾大軍因是得上大破  
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

陸騰設樂懈賊北史

陸騰字顯聖後魏孝武西遷留鄴為陽城郡守文帝大統九年  
魏軍東討陽城被執宇文泰釋之曰卿可謂不肯本也累進位  
驃騎本將軍轉江州刺史進爵上庸縣公陵州木龍獠恃險  
行劫詔騰討之獠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  
設樂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成擒妻子皆獲

凡知其難者皆謂之難也

永業陽設馬槽北史

永業字世基北齊後主武平中除河陽道行臺洛州刺史  
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  
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查看永業曰各行忿忿故不出看乃  
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至乃去

張亮智釣火船事文類聚

北齊張亮為行臺左丞高仲密之叛也與斛律金守河陽周太  
祖於上流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載長檠鐵頭  
旄鉤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鈎鈎之分鏢向岸船不得及橋之  
獲全亮之力也

孝寬作諺歌智殺明月北史

韋叔裕字孝寬周明帝時位柱國齊人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  
遂築城守之齊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至  
宜陽小城父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汾止取償幸勿怪也孝寬  
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  
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連禍  
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烟火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尸暴骨苟貪尋  
常之地塗炭破弊之人竊為君不取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  
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井飛上  
天明月照長安百井斛出又言高山不權自崩攤樹不扶自豎  
今謀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徽既聞更潤色之明月意欲  
此誅

恭紹彈琵琶破虜唐書

恭紹字明也幼習音律有大力以任俠聞仕唐高祖尚平陽人  
累功遷右驍衛大將軍十谷厚賞頃寇邊賊紹討之虜獲其  
紹軍夫如兩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廷  
之休則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斬首五百級

李孝恭縱船給敵唐書

河間元王李孝恭少沈敏有識量唐高祖時為荆湘道總管統  
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蕭銑二鎮縱艦放江中諸將曰得所  
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在薄洞庭  
池險士衆若誠未叛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取用之  
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輒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覬候往  
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  
銑內外阻絕遂降

從周詐避斬理兵 五代史

葛從周字通美唐昭宗時朱全忠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蹕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

叔琮牧馬退敵 五代史

氏叔琮梁太祖時為梁騎兵伍長從擊黃巢陳許有功太祖使將後院馬軍太祖下河中取晉降晉王致書求成梁以其書詞媢乃遣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久之糧盡而還晉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為晉兵雜行道中伺其忌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太驚以為有兵乃退屯于蒲

史建瑄分兵擊敗梁軍 五代史

史建瑄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匡胤於滑州晉精兵皆北攻換獨符存審與史建瑄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疆存審扼下博橋建瑄分其麾下五百騎為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瑄率百騎為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脩縣人追擊之梁軍奔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

蘇章輕舟破楚人 五代史

南漢劉龔時楚人以舟師攻封州封州兵敗於賀江龔懼遣將

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索沈賀江中為巨輪於岸上築堤以隱之因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挽索鎖楚舟以彊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

馬福觸鈴潛入取璫五代史

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吳越主錢鏐遣其弟鋸鏐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鈴擊網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遠舉網福乃過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璫內外夾攻璫令相應淮人以神遂大敗之

曹翰慮劫兵為叛宋史

曹翰少為郡小吏好使氣陵人不為鄉里所譽乾祐初周士

翰在鎮會太祖寢疾不俟召歸見世宗家謂之曰王為家嗣不侍醫藥不決事於外廷失天下幸世宗即位入侍以府事屬翰總決及世宗即位補供奉官從征高平與謀書尋遷樞密承旨護塞決河世宗征淮南留鎧甲千數在正陽既而得降卒八百部送歸京師時翰適從京師來詣過正陽十數里許遇之慮劫兵器為叛矯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悅翰曰賊以困歸我非心服也所得器甲盡在正陽苟為所劫是復生一淮南矣世宗善之

樊若水造浮梁勝李煜宋史

樊若水詣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太祖遣高品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為古



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右脾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南唐主煜初聞朝廷作浮梁語其臣張洎洎對曰載籍已來長江無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為兒戲耳主師渡江煜委兵柄於皇甫繼勳委機事於陳喬張洎又以徐溫諸孫元橘等為傳詔每軍書告急多不時通八年春王師傳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知為近習所蔽遂殺繼勳召朱令贇於上江令連巨筏載甲士數萬人順流而下將斷浮梁未至為劉遇所破又募勇士五千餘人謀襲官軍皆素不習戰以暮夜人乘一炬來攻襲北砦宋師縱其至擊之殲焉獲其將師悉佩符印

羅守素破梅山洞蠻 宋史

羅守素太宗時遷客省使領憲州刺史太平興國三年秋梅山

恃險叛命詔遣守素率諸州屯兵往擊之值霖雨濶旬守素解弛不堪用明日將接戰守素一夕令削木為弩及旦賊奄至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盡平其巢穴

李重貴善射 宋史

李重貴姿狀雄偉善射事壽帥王審琦頗見親信以甥妻之補合流鎮有群盜以其尚少謀夜入劫鈔重貴知之即築棚課民習射盜聞之潰去太宗至道二年出為衛州團練使未行會命將五路討李繼遷以重貴為麟府州濁輪若路都部署得對便殿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牧畜無定居便戰鬪利則進不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太盛不來接戰且謀遠遁欲追則人馬之食將守則地無堅壘賊既未平臣輩何顏以見陛下太宗善之出御劍以賜

張齊賢設旗芻勝虜宋史

張齊賢太宗雍熙初遷左諫議大夫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胡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為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滿且虞美衆為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栢井得密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于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窺寨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隊

於城下二十於上發火燒擊大敗之擒其北大軍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

李繼隆智謀宋史

李繼隆字霸圖從曹彬征幽州率兵助先鋒薛繼昭破其衆數十於固安南下固安新城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至踵復契丹貴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俄而傳潘美信軍敗衆潰獨繼隆所部振旅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旬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持詣所部太宗益嘉其有謀

曹瑋陰結虜數宋史

曹瑋字寶臣真宗時為牙內都虞候改英州團練使復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角斯囉強盛立導佐之立邊